



4760

鬼无鬼島

堀田善卫著

李芒 文洁若译

鬼 无 鬼 島

堀 田 善 卫 著

李 芒 文洁若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封面画：柳成蔭

鬼 无 鬼 島

书号 1645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9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1}{4}$ 插页 2

196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0.44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堀田善卫是日本著名的作家，生于1918年。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广场的孤独》、《夜之森林》、《历史》、《时间》、《纪念碑》、《鬼无鬼岛》、《来自海雾底下》，剧本《命运》，报告文学《在上海》等。近年来，堀田善卫积极地参加了国内外的社会活动。他很早就担任亚非作家会议日本联络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参加过在印度、喀什干和开罗举行的历届亚非作家会议。1961年，他为亚非作家会议东京紧急会议作了很多工作。他曾于1957年和1961年两次访问我国。

第一章

上岬，別名叫神岬。確如其名，自古以來就籠罩着傳說和神話的飄飄雲霧。上岬位於九州薩摩半島的南端，形如翹起的大拇指伸出在白浪滔天的海面上，指肚面臨着中國東海，指背向着太平洋。一個手指把遼闊的海洋隔成了兩面。

讓上岬這個拇指翹着不動，彎下其餘的四個指頭，搭上拳頭瞧瞧。拳頭頂上聳立着一座拔海六百米左右，相當險峻的石山，人們管它叫上岳或者神岳。從遠古時代起，在薩摩半島一帶航海的人們就把這座上岳，同海門岳以及櫻島的噴煙一起，當作不可缺少的目標。

在《邇邇藝命》《天降》一節中記載着邇邇藝命曾說過的話：“此地向着韓國，朝日直射，夕陽所照的國土。故此處乃十分吉祥之地。”下面還有一段記載說：“遂于岩石立壯大的宮柱，棟梁直聳入雲霄的宮殿。”^①

村里的父老都說，過去在春秋兩季的彼岸節^②夜半，

① 見安萬侶著：《古事記》，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9—40 頁。

② 佛教徒在春分和秋分前後七天所修的佛事會。

常常听到坐落在接近上岳頂巔的上岳神社^①一带响起喧鬧的笛鼓声，徐緩地飄下山来，直奔太平洋那一面的海岸，漸漸消逝在那里的寂寞荒涼的天草石^②采石場。这地方叫神渡。

神渡是太古时代諸神从无涯蒼海的远方下凡至日本的上岸地点。在神渡后面，即面临着中国东海的狹窄海岬里唯一的一片平地上，坐落着上池村。

村里的老人們，每逢彼岸节，都在夜深以后喝着燒酒，用音調短促激昂的言語交談着。就在这时，也还有人仿佛是忽然想起来似地豎起耳朵来，探寻那从上岳飄下山来的鼓乐哩。

村子的背后，即对着太平洋的那一面，海中屹立着許多巨岩，如“立神岩”，水下埋伏着不少暗礁，如“鵜之瀬”。比海嘯还凶猛的狂濤不停地吼叫，似乎在威胁这小小的村子。巨浪从海底抱起无数块一、二樓粗的巨石，猛力朝陡峭的悬崖絕壁撞去。有时風浪較為平靜，这一带海中就发出小石子互相撞击的清脆响声；一变天，沉重而响亮的海嘯声就又轰鸣起来。

与此相反，上池村的前面，却是一片靜寂的海灣，不如說正如同村庄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常年異常沉靜，不

① 日本祭祀皇室的祖先、神代的神或被奉为神的对国家有功之人的寺庙，定期举行公共祭祀。

② 一种陶石，可作陶器的原料。

見半點浪花的溫柔的池塘。从这里到中国東海去的海口，只有十米那麼寬。从海口走進這最寬的地方大約有五百米的咸水池塘，會看到那里漂浮着汽船、撒固定漁網捕松魚和鱒魚的達磨船^①和单人獨釣的小舟等等。漁夫們是衷心泰然地把船放在这里的，因为不管風暴多么瘋狂，即使是那年年光顧的凶猛的客人——台風襲來，也从未發生過把船冲走的事情。

由于潮汛的緣故，時間各有不同，若是春夏之間，下午四點鐘前後，漁船就帶着內燃引擎的响亮的聲音，陸續回來了。人們听了聲音就知道這是哪里的、什麼人家的漁船，都到漁業組合的卸貨場附近去迎接，或是去分取自己應得的那一份兒魚。

漁船从村子后面的太平洋，或是从前面的中国東海那個方向——出海以後，就不分什麼太平洋或是中国東海了，只是要适应潮流和風向——駛回來，都是奔上岳這個目标的。他們駕駛汽艇从上池出海，一直航行到航程四小時的鬼无鬼島，有时甚至到更远的南方——硫黃島、黑島、竹島等上三島，種子島、屋久島、口永良部島，或是那無人島的鵜路島和草薙島一帶去捕魚。

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沒有无綫電收发報机自不必說了，就連收音机和其他任何這一類東西都沒有。漁夫

① 一種船身較寬的大型漁船。

們只有一種叫作“唐針”的、使用拉丁字母和十二支兩種符號的指南針。所以，只要能看到上岳，他們就等於在自己的心田里描畫那能夠安睡的家了。

却說這整個上岬，雖然披着日本古來的神話傳說的外衣，其實上岳神社供奉的保佑安全航海的神並不是日本的，或者說得更穩妥些，不只是日本的。為什麼呢？所謂“此地向着韓國”，這韓國並不單指朝鮮自不必說，同時也不只說的是唐朝。所謂“韓國”，恐怕是泛指外國的。

神社里，除邇邇藝命、木花咲耶姬^①二神之外，還供了別名叫娘媽神女的媽祖神。

媽祖神是從唐朝福建省渡海而來的，關於神社的由來是這樣記載的：

“往古，唐代福建南海有浦名莆田者，此浦漁家林氏生一女有靈異，歲十餘即稱我乃海神之化身，應入海保佑往來航船，忽爾投海死去。遂于莆田修廟宇以船神祭祀迄今。時有文明^②天子賜予依天妣媽之諡號，唐代諸船則視為觀世音菩薩之化身，甚為尊奉。其入海之尊骸，漂流至此山之海濱，則撈取之葬于山上，其後遂有種種靈異之事。往來航船之祈求無不以償，此乃盡人皆知者也。是故，往來長崎之唐船，于海洋之中初見此青山，即焚紙錢，

① 邇邇藝命的妻子。

② 文明是后土御門天皇的一個年號（1469—1487），相當于我國明朝，那時海上往來極盛。

鳴金鼓，以祭拜之。”

这样看来，別名叫娘媽神女的媽祖神原是中国的海神。我們日本的諸神同中国的海神，从久远的年代就和陸地共居于一室，受到正直的人們的热情祭祀。

当真野友則和他的情人大內早子，最初曉得这件事的时候，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刺激。这两个年輕人，二十七岁的友則和二十五岁的早子，因此才摆脱了信仰的束縛，双双从距离上池足有四小时汽艇航程的鬼无鬼島逃出去。

鬼无鬼島是由上鬼无鬼、中鬼无鬼、下鬼无鬼三个島屿組成的貧穷的孤島。說到物产，也不过只有极少量的米和麦，加上一些叫作“唐芋”的白薯，鹿子百合的百合根，再就是这里叫作茶油的、从山茶树子儿榨出来的油，把这些統統合在一起，島民們也終是作不到自給自足。况且，几乎全部漁业都被島民們叫作“陆地”的，也就是日本本土的漁业家独占了。海岸綫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五十米到三百米高的悬崖，島上重叠着四百米到六百米的火山系的群山，因而簡直沒有一条像样儿的路，尽是崎嶇的山路。岩石、松树根和粗粗的竹根，一步一蹶，即便是自行車一类的东西，也毫无用处。島上沒有火車電車自不必說，一直到最近几年前也还没有汽車。所謂最近几年，說的是敗仗以后不久，仿佛是同設在对岸的美軍无綫电基地互相呼应，在下鬼无鬼島的最高峰也建設

了巨大的雷达基地，从一个小唐浦的小漁港一直到山頂，修了一条規模巨大的专用道路；从那时起，只在这条路上能够看到卡車和吉普車了。

然而，这个島本身，除了漁船以外，依然是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它不同于奄美大島和冲绳等离开本土很远的群島，也許是正因为离本土近，而恰恰是被遗忘了。这个島不产砂糖。曾經采到过珊瑚，一旦采絕了，到下一次采，必須等上几輩子才成。

本土的人們在这个島上走半天路，脚心就要发痛。可是，不管你到哪个村子去，都非走小半日的山路不可。这里的海岸綫上林立着悬崖峭壁，偶尔有一点点空隙，展現出一片沙灘，从那里沿着悬崖腋下的小河逆流走进去不远，就会在山窝里看到这二、三十戶一个村，四、五十戶一个庄的冷冷清清的村落了。不管人們多么渴望住在靠近海濱的地方，也都是枉然的。从夏末到秋冬，瘋狂的烈風卷起砂礫撞击在四周的石山上，反彈回来产生一种类似真空状态的空間，这里的房屋就很容易坍塌下来。

大自然的恩惠，只有南洋系的珊瑚礁、常見的一片清澄的海洋、山茶树和一入七月就开遍全島的鹿子百合。然而，从秋到冬一遇到海上風暴，每年就不止一次——至少有两、三次要挨餓。在过去的太平洋战争^①期間，和那以后不久，島上的人們可真是挨了餓呀！

① 指 1941—1945 年間，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太平洋发动的侵略战争。

第二章

昭和二十四年^①春天，二十七岁的友則和二十五岁的早子逃出了海島。

在这之前，提到本土，他俩只曉得长崎。原来在战争期間两人都到那里的工厂做过工。友則进的是軍需工厂，才免了服兵役。在长崎，他俩差不多根本没有見面的机会。工厂被原子彈炸毀了，两人才分別搭乘順路的船回到村子来。

昭和二十年初秋，二十三岁的真野友則，从燒成一片廢墟的长崎，走海路到天草，又从天草乘船奔肥后水俣，再从水俣走旱路經串木野抵上池。从那里又搭了太平次的漁船回到島上来，在唐浦住了一宿，第二天又得到太平次的照顾，几乎从島边繞行了半周，才回到他的村子波留浦来了。

在漁船沿着島边繞行的当儿，友則时时帮着太平次用“鸡毛梢”釣魚，一面貪婪地眺望着自己故乡的海島的姿态。这位目光炯炯的年輕人，凝神地注視着那帶着綫

① 1949年。

条明晰的竖棱，把身子探向海中的黝黑的悬崖，注视着那悬崖侧着身子，用它那一道道重叠着堆积在一起扎到海里去的发红的褐色和发白的铅色岩层，迎击着扑上去的波涛。

“喂，鱼咬钩啦！你还望着哪儿呀！”

猛然被太平次这样喝了一声，友则才望了望从船尾撒下去拖着走的钓绳，只见代替弹簧拴在船上的胶皮带子绷得紧紧的。“鸡毛梢”是钓绳的一种，由于用鸡翅膀的羽毛梢代替钓饵而得名的。

往上拉着绳子，在离船尾二十米的地方，一条一米半长的勒鱼，在深蓝色波涛上面曲着身子跳跃着。一点一点地拉过来，勒鱼那发黄的腹部同深蓝色的海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钓了勒鱼以后，半天没有鱼儿上钩。友则眺望着一座座逼近眼前的海岬似的险峻而嶙峋的岩石，或是凝视那海面上处处顺着岩层开着口的四角形和菱形的黑暗的洞窟。

友则和早子出生的村子，虽然统称为波留浦，但友则的村子，却是从海滨沿着一条十米左右的狭窄的海湾——它被叫作“河”，涨潮的时候是海湾，落潮的时候就不过是条河了——逆流走上二里^①地的“山村”；早子的村子，就在这海湾口上靠近海边的山窝里，一般叫它作

^① 日本的一里约合我国 7.8 里。

“水村”。山村大約有三十戶人家，而水村只有二十戶左右。山村的人們几乎完全不出海捕魚。所以，尽管水村有很多很多关于友則正在像被迷住了似地凝視着的海面上的洞窟的傳說；山村里却完全沒有关于大海的故事。水村里人們一直流傳着这样的說法，說什麼一走进洞窟就能听到阴間的織机声和鸡鳴声，或是說来生极乐之地就在石窟尽里头大約一里地的地方。

山村里沒有关于海的这种傳說，自不必說了，就是关于山也沒有什么傳說，而且这还有它充分的理由哩。

友則望着洞窟沉思着的也正是这个理由。

船駛到暗礁較多，水流急湍，險惡的漩渦滾滾，从深海里直翻浪花的地方，一下子就有五六条、八九条狐鰩和霸魚上了鈎。

友則从幼小的时候就喜欢海，喜欢辽闊的大海。这样，就只这一点，在山村里也就被看成了異端。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有时想到，难道說山村的人們都憎惡大海嗎？但是，尽管如此，每逢三月里的一个固定的日子，大清早就全都走出村子，朝海濱奔去，在紧靠海边的一小块沙滩上用餐。老人們还用友則怎么也記不住的、而且不像是日本話的言語，用單調的異国情調的旋律，唱起歌曲一类的东西来。再說，在有人死去的时候，还把生魚供在灵前……而且还尽量要最大的。

从小时候，友則就被人叫作“魚迷”，或是“出海去矣

的友則”。

早子出生的水村的二十戶人家，却又恰恰相反，并不太热心种庄稼，而光靠在接近波留浦入口的地方撒下固定的漁网，或是单人独釣的一叶扁舟来維持生計。这网屡次会被狂風巨浪打破，但不管怎样，它总是网主一家的命根子，至于像早子一类的漁夫的妻女，就另外养牛或是喂猪。

山里和海濱有着物物交換的关系。拿海产品同农产品交換。当然，农产品不足是絕对的，无论如何作不到自給自足，但山里的三十戶和海濱的二十戶人家，倒大致是个相称的比数。水村的人們虽然养了猪牛，却很少有人杀了吃的。只有山上的人們需要牲畜的肉，而且吃肉在山村似乎还有个不同于日本傳統节日的、異乎寻常的什么节日。小学中学都在山里。两所都是面对着本土的唐浦学校的分校。儿童們不管山里和海濱的，都把桌子摆在一起学习；不过，也只是这些而已，就再没有什么更深一层的关系了。

山里人只同山里人結婚，海濱人要跟誰結婚，大都是自由的。山里人跟别处的人結了婚就再不能回到山村去。山村的人同水村的人結了婚，可以住在水村，但是不能回山村。父老們記得，山里的这条禁律一直被遵守着，因此凡是到山上去过的人都亲眼看到了那种可怕的近亲結婚的后果。

山里人蔑視海濱人，稱他們“家奴”，海濱人又覺得自己低山里人一头，談到他們時總是說：“那些傢伙都是十字宗！”

海濱的漁夫們都有一個深奧的名字，比方說江夏伊昭啦，鬼丸彥法啦，早子的父親勝基啦，大都是那麼嚴肅得要命。山里人倒是沒有這樣的事情。再就是海濱的話言有的地方文縷縷的，偏偏要把“來了”這個詞兒說成“來也”。山里人那句“出海去矣的友則”，也就是學着海濱人說話的樣兒，或是含着揶揄的意思說的。

從大黑岬烏黑的峭壁繞過去，海潮就更急湍，大海掀起翻滾的白浪。一直到遙遠的中國的浙江省和福建省，連一個島嶼的影子都沒有，漁船已經航行到中國東海的公海上。峭壁上聳立着燈塔。從密克羅尼西亞群島^①附近翻滾奔騰推向前來的黑潮，在這一帶加快了流速，撞上潛伏在各處的危險的暗礁，綻開了白色的浪花。海島向着本土的那面，有的季節，南下的對馬海潮却更為凶猛。大黑岬就是這兩股逆流着的海潮匯合的難關。走私船和密航船常常在這裡遇險，或是偷偷地航進水村的“河”里去，躲避官憲的監視和風暴。

穿過漩渦，漁船航行到拖着一條污濁的黃色泡沫的潮際，船家太平次要追捕聚集在這裡的魚群，正在格外緊張的當兒，友則自言自語地說：

① 西南太平洋的群島。

“我为啥爱上了大海呢？……”

然而，他的心却不在大海里，而奔向海岸上大内早子身边去了。

从长崎出发的时候，用刚刚结束的战争的言语来说，他断然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一切，要同早子生活在一起。日本“断然”发动的战争，悲惨地遭到了破灭，但是，我可要“断然”开展一个自己的战争了。

“船老大呀，眼下能不能雇我呀？”

友则打定主意试探地问了一声。

一尊塗了漆的古代佛像似的老船家回答说：

“你呀，不是十字宗吗？都说山村的人不打鱼呀！”

这位五吨重的“太盛号”的船主兼船老大太平次，把脸上熟兽皮般的皮肤松弛下来，一个劲儿地盯着友则的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用那大骨节、又粗又弯的手抚摸了下自己的脸颊。

“喂……”说着，停了一下，又接下去：“俺把你带到波留浦，等你下了船，俺马上就回上池去。——乌云上来啦。”

“太盛号”是上池的渔船，太平次曾经是名叫神岳的摔跤手。他是海军出身，参加过青岛战役^①，在联合舰队的摔跤大会上得过冠军。他的独生子在南洋战死了。

“喂……”太平次又重复了一句，“只要你方便，啥时

① 1914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德国宣战后，为了占领我国青岛（当时是德国租借地）而发动的一次战役。

候都成，到上池来吧。”

友則默不作声地低头施礼。他暫且断了这个到大海来的念头……因为有一件事，他必須在这之前断然（这是他在战争中学会的唯一的一句话）同它进行斗争。

悬崖宛如立在海边的屏風，一会儿把身子探进海中，一会儿又縮回身子去，連綿不断地展現在眼前。处处攀伏着几株青松，但植物都如同生长在高山的頂峰附近一样，伏着身子，在訴說吹击着悬崖的風向，訴說着那風有多么猛烈。

不多时，波留浦那尽管狹小却閃着白光的沙濱就展現在眼前了。

友則放心地吐了一口气。

这片海濱的沙子，不是一般的海沙，而是花崗岩粒，哪怕是远远地望去，也在閃閃发光。

映在友則眼帘里的并不是應該同它战斗的敌人，而是故乡这个对青年來說令人煩惱而且宛如什么粘糊糊地纏着身子似的東西。只长了牧草和鹿子百合的青色秃山，从三面拥到海濱来；而叫作山村的故乡就蜷伏在这峰巒重叠的群山背后。到山村去，要从大内早子生活在那里的海濱登岸，穿过“河”边上的水村。

他不曉得早子还没有从长崎回来。在长崎，他連她的生死都无从知道，因为山里沒有人会把水村的人們的消息告訴他。